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_臣康綸鈞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_臣范光謙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四

宋 祝穆 撰

地理部

衆山

羣書要語山之為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

春秋說題辭

山者土之聚也

國語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

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中庸

仁者樂山

論語

玉在山而水

潤荀積土成山風雨興焉

子荀山不童

武帝制策

山之別名山頂曰冢亦曰巔亦曰椒山脊曰岡山大而高曰嵩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歸上大下小曰嶽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岐石載土曰岨土載石曰崔嵬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之高曰巖上秀者曰峯陬隅高者曰崑山坡曰坂山三襲曰陟山再成曰垓山中絕曰陁未及上曰翠微山屬曰嶧山狹而高曰巒巒山

曰墮土山曰阜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

以上見說文釋

名爾雅

古今事實

巨鰲戴山

渤海之東有壑壑中有五山岱輿負嶠方壺瀛洲蓬萊
臺觀皆金石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無所連
著常隨潮波上下往來不得暫時帝恐流於西極命策
疆使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之始峙而不動

湯問

愚公移山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愚公且九十面山居
惡此山將移之操蛇之神聞之山神懼其不已也告帝
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自
此冀南漢陰無壠

會稽禹穴

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
穴馬遷秦始皇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

秦德史記

蓬萊風阻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諸
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
雲及到三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
封禪書

徧歷名山

司馬遷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大湟

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濟漯洛渠
西瞻蜀之岷山及離堆北自龍門至于朔方

著屐登山

謝靈運好登山陟嶺必造幽常著大屐上山則去前齒
下山則去後齒

天台採藥

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失道食盡見桃實食之覺身
輕行數里至溪澣持杯取水見一杯流出有胡麻飯溪

邊二女子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來便迎歸作
食既出無復相識至家子孫已七世矣

携妓東山

謝安棲遲東山放情丘壑好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從

峴山感慨

羊祜與從事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
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者多矣皆湮滅無聞潤甫
對曰明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當與此山俱

傳後人為立廟及碑

數月山行

却說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洗盡五斗塵土腸胃欣然登崖臨水久之而去

有濟勝具

許掾好遊山水體便登陟時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

勝具

世說

終南捷徑

盧藏用始隱終南山晚乃徇權利司馬承禎嘗召至闕
下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禎徐曰以僕視之
仕宦之捷徑耳

求買山錢

戴符山人問襄陽節度于頔求買山錢頔與百萬

賜買山銀

种放累章乞歸章聖賜買山銀百兩

遊山題名

章子厚與蘇子瞻遊南山抵仙遊潭之上絕壁萬仞岸甚險子厚推子瞻下潭書壁子瞻不敢子厚履險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子瞻撫子厚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子厚大笑

古今文集

雜著

記鴈蕩山

沈存中

溫州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謀未嘗有言者祥符
中修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
謝靈運為溫州守凡佳山水處遊歷殆徧獨不言此山
蓋當時未有鴈蕩山也予觀鴈蕩諸峯皆峭拔險恠上
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它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
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為谷中
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巨石歸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
水簾之類皆是水鑿音曹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岩峭壁從

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
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岩亦此類耳

筆談

武夷圖序

朱元晦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
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峯巒巖壑秀拔竒偉清
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
石罅間以度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
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俗所居而漢

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為衆所臣服而傳以為
仙也今山之羣峯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為號半頂有
小丘焉豈即君之居耶

西山記

洪景盧

天地發育萬物孳成于西故名山川多西今夫所謂瑤
池崑崙閬風縣圃日月之所避隱神仙之所窟宅正在
流沙弱水外中州指為西故其扶輿英淑之氣渙而宅
之雖一岩壑一觀臺地無中邊亦莫不爾抗漢汝陰之

西湖洪蜀永之西山嘉之蛾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
臯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荆楚之
雲夢郢之白雪滌之琅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挹辛賓
夕陽而導初月校竒品勝於登臨最宜彼東北南豈不
或然僅逮數一二也吾邦東有督軍湖南有大江北有
芝山而重淵複澤吞包太虛無盡復舉集西偏槃洲野
處之所擅危當之矣非有大表振之不能以雄夸李
陽冰書山南西道軍額篆筆徑二尺高三十五寸竊取

其兩字揭為西山立亭於道上出濱洲門者引首即見
當竦然改觀也起瓊樓訖江月巨細二十二扁皆伯兄
丞相隸古所作

桂山志

范至能

余嘗評桂山之竒宜為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
往不知而聞者亦不能信余生東吳而北撫幽薊南宅
交廣西使岷峨之下四方皆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大
行常山衡嶽廬阜皆崇高渾厚雖有諸峯之名政爾魁

然大山峯云者蓋強名之其最號奇秀莫如池之九華
歛之黃山括之仙都溫之鴈蕩夔之巫峽此天下同珍
之者然皆數峯而止爾又在荒絕僻遠之瀕非几杖間
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岡複嶺之勢盤互
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桂之千峯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
崛起特立玉笋瑤簦森列無際其恠且多如此誠當天
下第一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簦柳子厚
訾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竪林立四野黃魚直

詩云桂嶺環城如鴈蕩平地蒼王忽嵯峨觀三子語意
則桂山之竒固在目中不待余言之贅頃嘗圖其真形
寄吳中故人蓋無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爭也山皆中
空故峯下多佳岩洞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皆去城不
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以徧至今推其尤者記
其畧

麻姑山賦

李泰伯

巍乎高哉茲山之為異也吾不知夫幾百千里之廣但

見土老而石頑頂天以直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之藩障者乎路蹊蟠鬱前後相失岡巒萃嶺左右馳突鳴泉百雷躍下雲窟喬杉萬矛舞破煙骨靈竒恍惚變見出沒置耳目之觀聽曾不究夫萬一其間則有名天之洞禮神之堂高臺層瑤吸日月之光繚垣築粉孕芝蘭之香偏門曲廊入迷其方斜軒亂牕或明而涼况乎御龍膏之酒倚雲和之瑟一飲一石一醉千日安知億萬人塵衣飛蚤虱其或黯然而霧飄然而雨跬步之內

則朦無所覩夜長漫漫山空月寒鶴羣戲風舞羽珊珊
老猿抱子吟聲欲乾恠物參差松柯水湄或步或馳或
嘯而悲仙乎鬼乎千態萬狀而使人心疑別有澗石之
逸灑園潭之無底是曰蛟龍之所止懶而為旱怒而為
水嗟我力耕之民輟衣食之資而為禱祠之費巖岫冥
冥古無人行百獸饑死虎狼夜鳴是何假上真之名而
神姦之所憑也悲夫以地之竒以物之靈而逋客之經
營全形養氣采木茹菁未嘗有笳簫之聲鸞鳳之迎謝

人品而凌太清者徒見山寒兮青青水秋兮泠泠雲路
咫尺而不能以升豈非仙可得而不可求道可悟而不
可學彼其叛稼穡之功遺室家之樂越天常而慕冥漠
宜乎白首於丹竈之下幽死而無所託也

山居記

楊廷秀

山居者待制侍郎雪川沈公賓王之居也賓王之居不
于其山于其郭而曰山居者癖於愛山也人各有癖武
子癖於馬賓王癖於山郭居而名以山居以見愛山之

意無適而非山也賓王胸次洒落如風櫺月牖韻致清
曠如雪山冰壑身居金馬玉堂之近而有雲嶠登臨之
想職在獻納論思而有灞橋吟哦之色家本道場何山
之麓也而世居吳興之郭非其好也爰即其居小築一
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過之而笑者曰君子之宅
有二有晏子之宅有庾信之宅庾于林晏于市也今子
之宅晏也非庾也而曰山居嘻甚矣子之愛山也抑亦
居則有矣惡覩所謂崑崙峯哉問其戶外則康衢之埃也

那得青壁之倚天問其墻東則唐肆之區也那得千巖
之秋氣問其極目則黃公之壚也那得飛泉之漱玉昔
羊叔子有鶴嘗矜其能舞一日客至求觀公為出之竟
氈毼而不能舞今子之山居將無類叔子之鶴乎賓王
笑曰知笑吾之無山而有山不知吾亦笑子之有目而
無目也吾嘗仕於江西章貢之憲幕矣又嘗守天台矣
又嘗守會稽矣翠浪玉虹丹丘赤城若耶雲門千巖萬
壑至今磊磊皆在吾目中也今吾此室之前怪石相重

松竹相友泉流相輝其巉然者非崆峒天台乎其森然者非雲門禹穴乎其泠然者非瀑布簾泉乎吾居無山吾目未嘗無山吾居未嘗無山

楊某記

古詩

華子岡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徑險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羣峯首邈若升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圖謀復

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
意乘夜弄潺湲常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

登石門最高頂

謝靈運

晨策尋絕頂夕息在山棲
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谿
長林羅戶穴積石擁堦基
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
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歧
活活夕流駛噉噉夜猿啼
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
心契九秋翰目翫三春萸
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
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石壁山

謝靈運

昏旦變風候，山水含清暉。
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
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
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
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敬亭山

謝朓

茲山互百里，合沓與雲齊。
隱淪既已託，靈奧居然棲。
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溪。
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
獨鶴

方朝啖饑飈此夜啼溼雲已漫漫多雨亦淒淒我行雖
紆組兼得尋幽蹊綠源殊未極歸路窅如迷要欲近竒
趣即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

劍閣

杜甫

維天有設險劍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
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珠玉
走中原岷峨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鷄犬莫相放後王尚
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

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欲鏹疊嶂恐此復偶然
臨風默惆悵

石龕

杜甫

熊羆號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猱又啼天
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
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採美箭五歲供梁齊皆云直
幹盡無以充提携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天台曉望

李白

天台隣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樓樓滄海月憑
高遠登覽直下見溟渤雲垂大鵬翻波動巨鰲沒風潮
爭洶洶神怪何翕忽觀竒迹無倪好道心不歇攀條摘
朱實服藥鍊金骨安得生羽毛千秋臥蓬闕

送人歸黃山白鶴峯

李白

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峯丹崖夾石柱菡萏金芙蓉伊
昔升絕頂下窺天目松仙人煉玉處羽化留餘蹤亦聞
溫伯雪獨往今相逢採秀辭五嶽攀巖歷萬重歸休白

鶴嶺渴飲丹砂井鳳吹我時來雲車爾當整去去陵陽
東行行芳桂叢迴溪十六度碧嶂盡晴空他日還相訪
乘蹻躡綵虹

登峨眉山

李白

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怪安可悉青
冥倚天開彩錯疑畫出冷然紫霞賞果得錦囊術雲間
吹瓊簫石上弄寶瑟平生有微尚歡笑自此畢煙容如
在顏塵累忽相失儻逢騎羊子携手凌白日

白水山佛迹巖

蘇軾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浮山如鵬蹲忽展垂天羽根
株互連絡崖嶠爭吞吐神功自鑪鞴融液相綴補至今餘
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欲化時天匠磨月斧帝觴分餘
瀝山骨醉后土峯巒尚開闔澗谷猶呼舞海風吹未凝
古佛來布武當時汪罔氏投足不蓋胷青蓮雖不見千
古落花雨雙溪匯九折萬馬騰一鼓奔雷濺玉雪潭洞
開水府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後濯足仰

戲侮迴風卷飛電掠面過強弩山靈莫惡劇微命安足
睹北山吾欲老慎勿厭求取溪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
當連青竹筒下灌黃精圃

游武夷以相期拾瑶草分韻賦詩得瑶字

朱元晦

秋聲入庭戶殘暑不敢驕起趁汗漫期兩袂天風飄眷
焉此家山名號列九霄相與一來集曠然心朗寥棲息
共雲屋追尋喚漁舸一水屢縈迴千峯鬱岩堯蒼然大

隱屏林端聳孤標下有雲一壑仙人久相招授我黃素
書贈我英瓊瑶茅茨幾時見自此遣紛囂

屢游廬阜欲賦一篇不能就董役臥龍偶成

此詩

朱元晦

登車閩嶺徼息駕康山陽康山高不極連峯鬱蒼蒼金
輪西差我五老東昂歲想象仙聖集似聞笙鶴翔林谷
下棲迷雲闕杳相望千巖雖競秀二勝終莫量仰瞻銀
河翻俯看蛟龍驤長吟謫仙句和以玉局章疇昔勞夢

思茲今幸徜徉尚恨忝符竹未愜棲雲房已尋兩峯間
結屋依陽岡上有飛瀑駛下有清流長循名協心期弔
古增悲涼壯齒乏竒節頽年矧昏荒誓將塵土蹤暫寄
雲水鄉封章儻從欲歸哉澡滄浪

廬山

李白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
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屏
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

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崖疊嶂凌蒼蒼翠
影紅霞隱朝日鳥飛不到暮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
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
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閒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
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綵
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
太清

閬山歌

杜甫

閬州城東靈山白
閬州城北玉臺碧
松浮欲盡不盡雲
江動將傾未傾石
那知根無鬼神會
已覺氣與嵩華敵
中原格鬪且未歸
應結茅齋傍青壁

律詩

劉阮山

元稹

芙蓉脂肉綠雲鬢
卷畫樓臺青黛山
千樹桃花萬年藥
不知何事憶人間

香爐峯

白居易

倚石攀蘿歇病身青筇竹杖白紗巾
他時畫出廬山障便是香爐峯上人

五老峯

李白

廬山西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
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

君山

劉禹錫

湖光秋色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
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裏一青螺

君山

黃魯直

滿江風月獨憑欄
綰結湘娥十二鬟
可惜不當湖水滿
銀山堆裏看青山

廬山

晁補之

南康南麓江州北
五百僧房綴窠脾
盡是廬山佳絕處
不知何處合題詩

遊東山

丁公言

數峯回抱隔煙林
一簇招提十里深
祇合步行尋石徑

不宜呵喝入松陰遙分畫手援毫意暗起詩人得句心
每領笙歌上高處孤猿幽鳥減清音

石

假山附

羣書要語土精為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
之生爪牙也物理論周易艮為山為小石石陰中之陽陽

中之陰陰精補陽故山含石

春秋說題辭

燒泥為瓦燔木為

炭蜂窠為蠟水沫為石凡此皆其柔脆變為堅剛又曰

磁石引針

抱朴子

墮石于宋五墮星也

左傳泗濱浮磬注水

中見石可以為磬

書

石韞玉而山輝

文中子

流洲在西海

中上多積石名為昆吾石冶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

精狀割玉物如切泥土

十洲記

將為穹谷巖淵池於郊

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

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

柳永州新堂記好

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何必取而去哉

歐公菱溪大石記

古今事實

貢怪石

禹貢青州厥貢鉛松怪石

石能言

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左傳

寶燕石

宋之愚人得燕石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草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

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甃不殊荀子

以石為虎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

韓詩外傳李廣事同見射門

鞭石作橋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馭石下海

石去不速神輒鞭之

三齊畧記

鬱林石

陸氏居姑蘇門有巨石遠祖續仕吳為鬱林太守罷歸
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龜家

傳

叱石成羊

黃初平叱石成羊

叩石鼓鳴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
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叩之則鳴於是如言

聲聞十里

中書盤石

薛元超道衡孫也為中書舍人中書省有一盤石初道衡為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再見此石未嘗不泣然流涕

醉石

陶淵明所居栗里有大石淵明嘗醉眠其上名曰醉石

廬山

記

翁仲

魏明帝景初二年鑄銅人二列於司馬門外號曰翁仲

魏志

鄣南千秋亭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

對水經

醒酒石

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玩有

醒酒石德裕尤所寶惜醉即踞之

唐餘錄

唐莊宗朝張全

義為太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有監軍嘗得平泉醒酒

石德裕孫延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賊巢中以為譏已大怒笞殺之

戒子孫鬻石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

靈壁石

政和間建艮壑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狀忽靈壁

縣貢一巨石高二十餘尺周圍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
門樓以八千夫舁之不動或啟於上云此神物也宜表
異之裕陵親灑宸翰云慶雲萬態竒峯仍以金帶一條
掛其上遂即可移省夫半頃刻至苑中

揮塵錄

三石見夢

金陵有三大石甚古吳仲庶作守日夜夢三舉子求哀
且曰若不垂祐明日當為煨燼矣公甚異之詰旦徧問
僚屬莫能原其意既而視其牒見兵馬司狀申乞燒三

醜石為灰供修造之用公遂悟敕寺僧愛護元祐中毛
漸作漕欲移置解舍掘之極深而石根不斷不能動遂

罷

楊公
筆錄

記防取石

六一記菱溪石東坡記四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

象不類如此

朱語
錄

拜竒石

米芾好竒知無為軍初入州解見立石頗竒喜曰此足

以當吾拜遂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為言者所彈

石林
燕語

石屏

以下係
假山

石屏出零陽白鶴山屈處靜上昇之所紹興壬午間有
宗子邑居一日蟻舟山下於水中得一石光采絢異其
紋若峯巒聳秀渾然天成自是石工鑿取益衆風雲雪
月之景波瀾龍鳳之象隱然可觀大者方廣可四五尺

雖巧畫者莫臻其妙

零陵志

以假山為血山

堯王宮翊善姚坦王作假山坦曰不見假山唯見血山
皆民生膏血所成時太宗為諸王亦作假山聞語而罷

石介聖
政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

先生嗜酒今丞相竒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
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
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
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
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
宇慎擇賓客性不易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為伍
石有族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
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

好乃鈞深致遠獻瑰納竒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
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致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
有盤坳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險挺立如真官神人
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削如劍戟者又有
如虬如鳳若跬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
竦將鬪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喧若欲雲歆雷嶷嶷然
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日巖崿憲霽若拂嵐撲
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

而言則三山五嶽百洞千壑覩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嘗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暉凝結偶然而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以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為而來

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
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
之下噫是石也千百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
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
嗜石之自

永州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涖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於
荒野藪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

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歌仄以入綿谷跨溪皆大石林
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
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
是剝闢朽壤剪焚榛蕨決溝澮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
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竒於茲地非人
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披分可以眺
望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
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

是州藝是野眉龐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
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
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
名亭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
而有道之士咸恨惟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
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
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
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諫尚書敢專

筆削以附零陵故事

怪石供

蘇子瞻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者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覆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

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而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常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沌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赤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

一笑使自今已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

泉石膏肓記

楊廷秀

紹熙壬子九月十六日予以廢疾至自金陵深念平生無他好獨好泉石而故居乃土山安所得石忽鄉友王信臣及其猶子林艘永新怪石以遺予予喜甚曰子犯所謂天賜者亟召匠釘餽為假山友人王才臣見之譙予曰先生居真山而又為假山將誰給予笑曰予敢給

人聊以自給耳才臣曰有石而無泉非闕歟予偶思去
假山三十步而近舊有一泉而湮即命浚焉泉冽以猛
因接筒引之又於假山之前十步之間甃一小方池深
尺廣五之泥與泉其深各半植以芙蓉雜以荇藻每疏
泉自筒入地中伏之假山之趾仰而出於石罅閉而激
之則為機泉噴珠躍玉飛空而上若白金繩焉與假山
相高開而達之則為流水其將至也若哽若咽若噴若
叱然後滂然而上決決而流流而入於池其流有文其

人有聲頃刻之間通塞萬變觀者四顧莫測所來予因
生致小魚善游而善浮者畜之池二十許尾先十後十
每浮而出也後者不先夫先者若徐行後長者之為者
余固異之其始畏人不浮人至則隱於荷盤荇帶之下
去則顯其後漸與人習圍圍洋洋若與人為翫既而復
隱若恥以身供人之翫者予益異之予間以食食之每
食至必出久之若疑夫食之餌已者復不出予益異之
因命其泉石之上小軒曰泉石膏肓或曰膏肓之疾醫

緩云不可為後世乃有法可艾也予曰膏肓有法可艾也泉石膏肓無法可艾也有法可艾予亦不艾也一笑而書之明年重午玉隆病叟揚某記

盤石銘并序

白居易

大和元年夏有山客贈余盤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屬炎暑坐卧其上愛而銘之云耳

客從山來遺我盤石圓平賦滑廣袤六尺質凝白雲文坼煙碧莓苔有斑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

禪僧眠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牀
席

古詩

題祖山人池上怪石

張碧

寒姿數片竒突兀曾作秋山秋水骨先生應是厭風雷
着向池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醉尊半酣書破青煙痕
參差翠縷擺不落筆頭驚怪粘秋雲我聞吳中項容水
墨有高價邀得將來倚松下鋪却雙繒直道難掉首空

歸不成畫

太湖石歌

吳融

洞庭山下湖波碧波中萬古生幽石鐵索千尋取得來
奇形怪狀誰能識初疑朝家正人立又如戰士方狙擊
又如防風死後骨又如於菟活時額又如成人楓又如
害癭柏雨過上渟泓風來中有隙想得沈潛水府時興
雲出雨蟠蛟螭今來砒斫林庭上長恐忽然生白浪用
時應不稱媧皇將去也堪隨博望噫嘻爾石好憑依幸

有方池并釣磯小山叢桂且為伴鍾阜白雲長自歸何
必豪家甲第裏玉欄干畔爭光輝一朝荆棘忽流落何
異綺羅雲雨飛

律詩

奉和牛相公題姑蘇所寄太湖石見示兼寄

李蘇州

劉禹錫

震澤生竒石沈潛得地靈初辭水府出猶帶龍宮腥發
自江湖國來榮卿相庭從風夏雲勢上漢古查形拂拭

魚鱗見鏗鏘玉韻聆煙波含宿潤苔蘚助新青嵌穴胡
雛貌纖鉅蟲篆銘孱顏傲林薄飛動向雷霆煩熱近還
散餘醒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塏莫能停靜稱垂松蓋
鮮宜映鶴翎忘憂常目擊素尚與心冥眇小欺湘鷺團
圓笑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測年齡採取詢鄉老搜求
按舊經垂釣入空隙隔浪動晶熒有獲人爭賀歡謠衆
共聽一州驚閱寶千里遠揚舲覩物洛陽陌懷人吳御
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滄溟

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竒壯
絕倫因題二十韻見示兼呈夢得

白居易

錯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峯駢仙掌出罅折劍門開峭
頂高危矣蟠垠下壯哉精神欺竹樹氣色壓亭臺隱起
磷磷狀凝成瑟瑟胚廉稜露鋒刃清越叩瓊瑰爰業形
將動嵬莪勢欲摧竒應潛鬼怪靈合蓄風雷黛潤沾新
雨斑明點古苔未應棲鳥雀不肯染塵埃尖削琅玕筍

窪窳瑪瑙壘海神移碣石畫障簇天台在世為尤物於
人負逸才渡江一葦載八洛五丁推出處雖無意升沈
亦有媒拔從水府底置向相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
酒盃終隨金礪用不學玉山頽踈傅心偏愛園公眼屢
迴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

陳朝三品石

王介甫

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
似為當年不預謀

怪石

黃亞夫

山鬼水怪着薜荔天祿辟邪眠綠苔鈎簾坐對心語口
曾見漢家池館來

詩話

評望夫石詩

陳后山云望夫石詩惟劉夢得云終日望夫夫不歸化
為孤石苦相思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
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為第一云望

夫處江悠悠化為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
來石應語語意皆工

雜著

以下係
假山

木假山記

蘇明允

木之生或孽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
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
破折不腐則為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
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

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為山然後可
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
事者之所見而為樵夫野人之所斲者何可勝數則其
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
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孽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
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
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間而不為樵夫野人
之所斲而後得至於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

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
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
峯二峯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
然決無阿附意吁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古詩

奉和裴相公假山

韓愈

公乎真愛山看山旦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着脚歷往
語山中人丐我澗側石有來應公須歸必載金帛當軒

乍駢羅隨勢忽開折有洞若神剗有巖類天劃終朝巖
洞間歌吹晏賓戚孰謂衡霍竒近在王侯宅傅氏築已
卑磻溪釣何激逍遙功德下不與事相撓樂我盛明朝
於焉傲今昔

和司空相公假山

錢希聖

刷得古雲根蒼蒼蘚痕布叢倚狀峯嵐霏微起煙素參
差衡霍列嶢峩虬龍聚揮扇動林風飛香暗巖戶誰言
盈尺內自有青霄路相君機務閒玩此懷真趣興似東

山歸境對曹溪悟美矣仁智心良哉聖明輔

和徐生假山

范至能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謂我愛山者為山列前簷頽
坦不數尺萬嶮由心潛或開如斷裂或吐似訝滅或長
隨靡迤或瘦露空嵌險穴覷杳杳高屏立巉巉後出忽
孤聳羣奔沓相參變若氣融結突如鬼鑄鑱昔歲貶荆
楚扁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峽兩岸臨江潭常恨江水惡
輕風下流帆峯巒千萬狀可愛不可談但欲借粉繪圖

之掛紈縑豈如几席間百態生濃纖暮雲點新翠孤烟
起朝嵐恐此窮冬節陰飈積凝嚴幽齋喜深處遠日生
遐瞻晝卧不移枕晨興自開簾吾聞君子居出處無常
占卷道或獨善施物仁貴兼於時苟無益懷祿古所慙
嵩山幸不遠薇蕨豈不甘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溪巖胡
為不即往一室安即恬辱子贈可愧因詩以自讒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范光謙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五

宋 祝穆 撰

地理部

海

羣書要語海晦也主引晦濁其水黑而晦釋名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共稱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

別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翰海

博物志

夏草曰渤海之東有

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虛八紘九野之水天漢

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列子湯問

中國名曰赤縣神

州有大瀛海環其外

史記

東有碧海水不鹹苦正作碧色

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有太帝宮太真東王所居有蓬

萊山周迴五十里外有員海繞山其海水色正黑謂之

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惟飛仙能到

山海經

海傍有蜃氣

為樓臺

漢書

江漢朝宗于海

禹貢

海濱廣斥

同上

百川學海而

至於海揚子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

知何時已而不虛莊子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

牛不相及左傳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杜甫大禮賦東

海鰲莊子北溟魚莊子

詩句遠聲魚呬浪層氣蜃迎風張瀆歸海流漫漫選地濶

海冥冥杜溟漲鯨波動杜

古今事實

精衛填海

發鳩之山有鳥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女往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是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山海經

乘桴浮海

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

海變桑田

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變為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畧半也豈復為陵乎方平乃曰

東海行復揚塵耳

神仙傳

海賦不道鹽

張融作海賦以示顧愷之愷之曰公此賦實超玄虛但不道鹽耳

風飄海船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鞵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授中告勅屯羅島

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
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
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
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
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輟意若驩感正彥使
人為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為之造轉軸
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輟

筆談

舟遇海鯨

趙忠簡公鼎謫朱崖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張帆
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極目
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為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
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刃出蓬
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戒使臣使閉目坐船內凡經
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
巨鱷也平生未嘗覩所謂旗者海鱷耳

夷堅志

古今文集

雜著

海賦

木華

昔在帝媯臣唐之世天網濔濔為凋為瘵洪濤澗汗萬里無際長波滔漣迤涎八裔於是乎禹也乃鏹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援啟龍門之峯嶺壅陵巒而斬鑿羣山既畧百川潛溲決滌澹泞騰波赴勢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掎拔五嶽竭涸九州瀝滴滲淫蒼蔚雲霧涓流決瀼莫不來注於廓靈海長為委輸其為廣也其為怪也

宜其為大也爾其為狀也則乃激湫激灑浮天無岸沖

融沆瀣渺瀾浹漫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噓噏百川洗滌

淮漢襄陵廣舄漶瀉浩汗若乃大明也撫轡於金樞之

穴翔陽也逸駭於扶桑之津影沙礪石蕩颺島濱於是

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狀如天輪膠戾而

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岳鼓

舞而相碰涓瀆淪而瀉潔鬱沏迭而隆頽盤盪激而成

窟消泐灑而為魁澗泊栢而迤颺磊訇訇而相駭驚浪

雷奔駭水迸集開合解會滾滾濕濕葩華跣汩瀕瀕
潛若乃靈矚潛銷莫振莫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尚
呀呷餘波獨湧澎濞瀾瀾礧磊山壘爾其枝歧潭淪渤
蕩成汜乖蠻隔夷迴互萬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
飛駿鼓楫汎海陵山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綯桂帆
席望濤遠決罔然鳥逝鷗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
所掣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若其負穢臨深虛誓
愆期則有海童邀路馬銜水當蹊天吳乍見而彷彿蝸

象暫曉而閃屍羣妖邁迂眇睞治夷決帆摧撞戕風起
惡去廓如靈變惚恍幽暮氣似天霄變黷雲布覆豈絕
電百色妖露呵嗽掩鬱矇眈無度飛滂波大相礪激勢相
沕崩雲屑雨泆泆汨汨跣踔湛灤沸潰渝溢灌洿濇渭
蕩雲沃日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龜鼉之
穴或挂罨於岑藪之岑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國或汎
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歸風以自
反徒識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爾其為大量也

則南淪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經涂潒溟
萬萬有餘吐雲霓含龍魚隱鯤鱗潛靈居豈徒積太顛
之寶貝與隨侯之明珠將世之所收者常聞所未名者
若無且希世之所聞惡審其名故可仿像其色黻黼其
形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則有崇島巨鰲崕峴孤亭
擘洪波指太清竭磐石棲百靈颺凱風而南逝廣莫毗
至而北征其垠則有天琛水恠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
甲異質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

之節繁采揚華萬色隱鮮陽水不治陰火潛然燧炭重
燔吹炯九泉朱燉綠煙腰眇蟬蛸魚則橫海之鯨突杙
孤遊夏巖裁偃高濤如鱗甲吞龍舟喻波則洪連濶踰
踏吹滂則百川倒流或乃蹭蹬窮波陸死鹽田巨鱗挿
雲鬢鬣刺天顱骨成嶽流膏為淵若乃巖坻之隈沙石
之欽毛翼產殼剖卵成禽鳧雛離襍鶴子淋滲羣飛侶
浴戲廣浮深翔霧連軒洩洩淫淫翻動成雷擾翰為林
更相叫嘯詭色殊音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汎陽

侯乘蹻

龍氣

絕往覲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羣仙縹

眇餐玉清涯履阜鄉之留烏被羽翮之祿褫翔天治戲
窮溟既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且其為器也包乾
之奧括坤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竒不有何恠不
儲茫茫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弘往納來
以宗以都品物類生何有何無

招海賈文

柳宗元

咨海賈芳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薄芳顛

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
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
兮終為虜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
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歧路脈布滿九區出
無入有而貨俱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
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煮
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道
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為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為

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
寧君軀

古詩

遊赤石進帆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周
覽倦瀛壖况乃凌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
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
齊組子牟戀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請附任公

言終然謝天伐

望海

祖孝嚴

登高臨巨壑不知千萬里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時
看遠鴻度乍見鷺鷗起無待送將歸自然傷客子

觀海

隋煬帝

孟軻叙遊聖枚乘說瘡疾逖聽乃前聞臨深驗茲日浮
天迴無岸含靈固非一委輸百谷歸朝宗萬川溢分空
碧霧晴連洲彩雲密欣同夫子觀深愧玄虛筆

律詩

望海

周繇

蒼茫空泛日四顧絕人煙半浸中華岸旁通異域船島
間應有國波外恐無天欲作乘槎客翻然去隔年

送人南遊

賈島

此別天涯遠孤舟泛海中夜行常認火帆去每因風蠻
國人多富炎方語不同鴈飛難度嶺書信若為通

送人南遊

杜荀鶴

凡遊南國者未有不蹉跎到海路雖盡掛帆人更多潮
沙分象跡花洞響蠻歌縱有投文處於君能幾何

南海

曹松

傾騰漢界沃諸蠻立望何如畫此看無地不同方覺遠
共天無別始知寬文鮪隔霧朝含磬老蚌凌波夜吐丹
萬狀千形皆得意長鯨獨自轉身難

潮

羣書要語朝曰潮汐曰汐說文

詩句潮水定可信李白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蘇軾

古今事實

子胥揚濤

吳王既賜子胥死乃取其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
子胥因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隄岸勢不可禦或有見
其乘白馬素車在潮頭者因為之立廟每歲仲秋既望
潮水極大杭人以旗鼓逐之弄潮之戲蓋始於此然或

有沈溺者

臨安志

錢王射潮

梁開平四年武肅王錢氏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於胥山祠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成隄岸

古今文集

雜著

海潮賦序

盧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晦而絕過朔乃興月弦乃小羸月望乃大至以為水為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為濤志定其朝夕以為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傳于天天右

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
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
小大之期則制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
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始微絕以其
至陰之物通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
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
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朏其朧則潮
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

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其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於海水退於潮尤較然也

胥山祠銘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
視事二歲塵天子書上畏羣靈下慙蒸人乃起忠祠銘
而序曰維唐敷祀典於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
不舉寢廟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
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瞰鳩
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
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為孝記曰父讎不與共戴天諫君
為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枕於宋鄭絕楚出疆

在平為末官臣在奢為既壯子坎墮伏節乞師于吳軍
鼓丁寧於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啟土著以話言戴后
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為大義孔子立為大經子胥脩
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
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
二十年内越祀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
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
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屬鏤之賜竟及

其身鳩夷盛屍投於水濱憤排致怒配濤作神迄今一
日再至來也海鷗羣飛陽侯夾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
奮於吳怫於越夕於楚乃退於是仲秋闕望杭人以旗
鼓迓之笳簫和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卷沙墨裂地灰
截石坼圻成坑迎潮民格之如呂梁丈人為靈戈威矛
激浪百重渚塞不先跳檣揭舷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
漭千里洪濤砥平有滑有脂有鹹有腥遙實乎下庭山
海梯航雞林扶桑交臂於穹塔金秋在戶雷鼓在堂魏

樽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
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叶氣銘曰

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為人為父十死一生矯矯伍負執
弓挾矢仗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
子妻殲鉏直士赫赫王閭實聽竒謨錫之金鼓以號以
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赭瞻昭乃烏後王嗣立
執書以泣顛越言潤宰詬詭輯步光欲飛姑蘓待執吾
則切諫抉眼不入投於河上自古波濤晝夜兩至懷沙

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
祀不讓瀆齊帝帝王代代明明表我忠誠

海潮圖序

余安道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
或云海繇出處皆亡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以謂日
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
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
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談出於胸臆所謂蓋不知而作

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為潮則何

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殆微絕此固不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昏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

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為記以為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以謂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聞於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今古之說以為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一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緩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為晝潮望已後為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處則各

有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
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
潮望已後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廣州
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
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
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
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夜潮上弦已後為
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論潮

高麗圖經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為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為海鱈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為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為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謂日出於海衝擊而成王克論衡以為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大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而不知船之

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

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至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於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晝潮自朔後迭復而

入於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浙潮之所至亦因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今海中有魚獸殺取皮而乾之至潮時則毛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之自然歟

臨安志

辨胥濤之妄

王充

儒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盛以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為濤以溺殺人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恚恨臨水為濤虛也且衛蘓子路漢烹彭越子胥之勇不過子路彭越然二人尚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胥亦自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之不相副

論
衛

浙江潮聲

海潮來皆有漸唯浙江濤至則高如山岳奮如雷電冰

岸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湍怒之理可
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
之海門岸夾勢迫湧而為濤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
吞餘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狹逼潮來不聞有聲又
何也叢語

戒弄潮文

蔡襄

斗牛之分吳越之中維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
其習俗于以遊觀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

母所生之遺體投龍魚不測之深淵自為矜夸時或沈
溺精魄永淪於泉下妻孥望哭於水濱生也有涯盡終
於天命死而不弔重棄於人倫推予不忍之心示爾無
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
潮必行科罰

律詩

杭州觀潮

姚合

樓有章亭號濤來自古今勢連滄海濶色比白雲深怒

雪驅寒氣狂雷散大音浪高風更起波急石難沈鳥懼
多遙過龍驚不敢吟均如開玉穴危似走瓊岑但褫千
人魄那知伍相心岸摧連古道洲漲踏叢林跳沫山皆
濕當江日半陰天然與禹鑿此理遠難尋

和運使舍人觀潮

范希文

何處潮偏盛錢塘無與儔誰能問天意獨此見濤頭海
浦吞來盡江城打欲浮勢雄驅島嶼聲怒戰貔貅萬疊
雲纜起千尋練不收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橫秋高岸驚

先裂羣源怯倒流騰凌大鯤化浩蕩六鰲遊北客觀猶
懼吳兒弄弗憂子胥忠義者無覆巨川舟

又和

范希文

把酒問東溟潮從何代生寧非天吐納長逐月虧盈暴
怒中秋勢雄豪半夜聲堂堂雲陣合屹屹雪山行海面
雷霆聚江心瀑布橫巨帆連地震羣楫望風迎踊若蛟
龍鬪奔如雨電驚來知千古信迴見百川平破浪功難
敵驅山力可并伍胥神不泯憑此發威名

觀潮

劉禹錫

八月潮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迴須臾却入海門去
卷起沙堆似雪堆

橫江詞

李白

浪打天門石壁開海神來過惡風迴浙江八月何如此
潮似連山噴雪來

送章孝標歸杭州

楊巨源

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鋪碧落

日光金柱出紅盆

八月十五看潮

蘇子瞻

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
寄語重門休上鑰
夜潮留向月中看

又

萬人鼓噪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
欲識潮頭高幾許
越山無數浪花中

望海樓

蘇子瞻

海上濤頭一線來，樓頭指顧雪成堆。
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山十二回。

又

江神河伯兩醯雞，海若東來氣吐霓。
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

觀濤

朱慶餘

木落霜飛天地清，空江百里見潮生。
鮮飈出海魚龍氣，晴雪噴山雷鼓聲。
雲日半陰川漸滿，客帆皆過浪難平。

高樓曉望無窮意
丹葉黃花繞郡城

潮

羅隱

怒聲洶洶勢悠悠
羅刹江邊地欲浮
謾道往來存大信
也知翻覆向平流
任拋巨浸疑傾底
猛過西陵似有頭
至畢朝昏誰主掌
好騎潁尾問陽侯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十五